

彝族“阿依蒙格”儿童节文化内涵与传承发展研究¹

王美英

【摘要】在彝族传统节日体系中，“阿依蒙格”承载着彝人千百年来历史记忆和朴素的情感诉求及美好的祈福与祝愿，成为彝族人生活和心灵依靠的重要载体之一。随着时代变迁，人们缺乏对彝族“阿依蒙格”节日神圣性内涵挖掘和活态性传承保护，使以前曾广泛流行于凉山彝语北部方言地区每年“史诺”日举行的内涵丰富、场面隆重、习俗仪式规模宏大的彝族“阿依蒙格”古老儿童禳灾节，在凉山其他绝大地区已逐渐消亡、沉寂，仅在以雷波县为中心的彝族义诺地区较为完整保留。本文通过田野调查，较完整地考察记录了其现存流传状态和仪式过程，阐释了节日文化内涵与精神旨趣，并针对其逐渐衰微态势提出了针对性的传承保护措施。

【关键词】“阿依蒙格”；节日内涵；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7)09-0119-7

节日是承载村落文化记忆的重要形式，节日以其高度的公共性、有组织性和历史性而特别适用于文化记忆的储存和交流，在“乡土中国”的乡民社会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彝族拥有丰富的节日活动，一年四季，除了影响较大的“火把节”、“彝族年”等外，发展了彝语叫“阿依蒙格”的特有儿童特聚会节。“阿依蒙格”是以儿童和婴幼儿为主体，以村寨为单位组织，以祭奠神鬼、自然为目的的彝族团体性民间祭祀活动，汉语称为彝族儿童节。彝族“阿依蒙格”儿童节是先民们为抵御疾病对儿童的侵害而发起的节庆活动。彝族认为春天是多种疾病易发和传播的季节，一切妖魔鬼怪也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并开始危害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特别是散布各种流行疾病的妖魔鬼怪对抵抗力较弱的儿童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为避免厄运，防患于未然，确保儿童健康成长，就在每年春节之后到春播开始之前，彝族各村寨都要择吉日隆重举办“阿依蒙格”儿童节习俗。“阿依蒙格”一般情况是一年举行一次，个别村寨认为年头不好，也可举行两次。“阿依蒙格”作为彝族传统节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当代日渐兴起的传统节日中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已逐步处于边缘化状态，这与其在彝族传统体系中的价值意义并不相称。“阿依蒙格”是彝族村落祈福求愿情感诉求的主动表达，其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活动应被传承记载，流世后人。本人利用当地人的调查便利，在凉山州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凉山州语委、雷波县语委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采用走访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从本我的视角，对彝族北部地区“阿依蒙格”流传情况进行田野调查，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其仪式过程、剖析了文化内涵并提出了传承保护措施。

一、“阿依蒙格”文化溯源

(一)崇尚鬼神信仰文化的驱动

鬼神是彝民众意识中的虚拟物，虽子虚乌有，但在彝人的观念中，鬼神和人是休戚与共的隐秘监督者，特别是各种各样鬼潜藏在村落近旁，亦正亦邪，是特别有害的阴险的存在，尤其会与人形成“礼尚往来”的功能性互惠关系。因此，彝族特别重视寿终正寝逝去亲属葬礼的隆重程度，隆重地开展繁琐冗长的丧葬追思亡灵仪式进行祭典，使很多彝人历历在目地经历家里、家族过世者举行的仪式，一直强力执着地保存追思记忆，从而延续了鬼神存在的空间、物质基础和载体。正是对鬼密布的生活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彝族文化研发创新团队（13TD005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美英，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四川成都 610041。

时空的反复体认及仪式和非仪式的强化实践中，经历从被动的规训到内化为自觉的主动实践，油然而生的敬畏感多次强化了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时空感觉，使鬼魂无形力量真正莅临，如影随形，相伴终身，人们对其产生慎重、敬重和敬畏之情，产生强烈的约束力。彝族多年来对“鬼”形象不断地定义和建构，鬼神信仰早已固化在彝人的心理，成为观察研究和认知彝族社会文化的有效范式和入口。这自然源于彝族社会不发达，人们对自然现象所遇到共同困惑、恐惧的一种不合理的解释。在传统社会中，通过举行仪式来对抗自然环境的压力，似乎是民众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基本方式。彝人为了避免鬼神危害日常生活，当遇到灾难，无能为力时，于是对不可控制的自然力的敬畏而催生了彝族的各种仪式活动，其中彝族“阿依蒙格”就是专门为儿童举行的驱赶魔鬼、消灾辟邪、战胜魔鬼的民俗活动，在这种传统的节日活动中，鬼神不是一种陪衬，而作为一种主体角色出现，大人率领小孩开展人神搏斗，旨在将散布各种流行性疾病的妖魔鬼怪赶到“德布洛莫”（鬼谷）去，防疫于未然，从而避免鬼魂对孩子们的侵扰，确保儿童平安健康、村寨安宁和人丁兴旺。民众就是通过仪式的反复展演，来传递本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识，并藉此重构和强化区域内神与人及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当“阿依蒙格”这种方式为普通大众多认可、传承，就固定为驱鬼习俗，并于特定情境或特定时间而举行。通过节日活动的呈现，促使村民与鬼神重构和谐世界，使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达到平衡，满足了人们寻求神灵庇佑的愿望。

（二）重视子嗣繁衍的价值取向

彝族崇尚祖先崇拜，在彝人地方性表述中，认为祖灵有威慑的力量，需要子孙后代祭拜，若没有子孙后代奉祀，被视为后继无人或不孝，可能触怒祖先神灵也而危害生命安全。彝人对子嗣繁衍个体生命价值的本心和目标使然，特别重视生生不息地繁衍家族子嗣传宗接代的生命意向和祈愿，并把生命延续的内驱动力呈现在“阿依蒙格”的仪式规范中，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阿依蒙格”聚会活动中，孩子们和大人齐心协力赶走传播瘟疫灾害的魔鬼，认为能在自己和家人身上产生效应，避免魔鬼危害社区健康安全，福佑家族子孙健康成长，绵延不断。“阿依蒙格”成为体现这一观念愿望的重要载体之一。“阿依蒙格”独特的驱鬼民俗活动关涉着村落里每个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及村民生命健康安全和安危，不仅沟通了叙事语境中的鬼神世界，还能驱邪禳灾、消强鬼神的侵害，使本家族人丁兴旺，表达了人们对生命敬畏情怀。

（三）崇拜火文化的集中展示

彝族崇拜火，认为火是一种神圣的力量，有着去驱邪避灾的神力。彝族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火的陪伴。活着时，以火会友，辞世时，以火为伴。因此，彝族谚语说：“生于火塘边，死于火堆上”。彝族有着古老的敬火崇火传统，并对火的认知有一套适合自己的文化逻辑。彝族把火塘视为火神居住地，彝族火塘里的火称“万年火”，需长年不能熄灭。彝族还认为火有清洁、净化、驱邪等效用，每年还要举行以火熏田除祟、逐疫去灾、灭虫保苗、催苗出穗、祈求丰年、迎接福瑞等为目的火把节传统习俗来禳田防灾、祝祷丰年。在日常仪式生活中，还依赖火来占卜吉凶。在节日里，人们围绕篝火狂欢，尽情欢乐。此外，依据彝族民间信仰，“火堆”是驱逐引起各种疾病、损害牲畜和阻碍孩子成长的鬼怪的“神力”，能带来吉祥和幸福。如“阿依蒙格”驱邪仪式里，以孩子们最终点燃鬼屋、焚烧魔宫，作为最后获得标志性胜利的象征，蕴含了火能消解恶疾、驱邪禳灾、五谷丰登、村落祥和等美好夙愿及企盼庇佑孩子无病无灾成长的情感诉求。

二、“阿依蒙格”仪式实践

彝族“阿依蒙格”习俗传承已久，产生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该习俗在彝汉史志或史书上虽无记载，但早在1937年，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进凉山地区调查，在其《凉山保彝调查》中记录了彝族“阿依蒙格”活动习俗。随后在《彝族风俗志》“彝族古代文明史”《彝族火把节》等书里均有相关描述。“阿依蒙格”活动来源于彝族民间的一个古老传说。据说，开天辟地时代，鬼域住着一个叫“普兹普阿莫”属蛇的吃人魔王，只要人间举行禳解、送丧、过年等仪式活动，“普兹普阿莫”家都要从阳间抓孩子去当祭牲。有一天，普兹普阿莫听说“德布罗莫”的两条“迪尔”（树桩与石头）顶角打架了，“普兹普阿莫”家里只留下一个守屋鬼外，所有鬼怪都倾巢出动，前往观看。因此，这一天鬼屋里没有鬼怪，若突袭鬼巢可取得胜利。阳间的儿童们听说要抓他们去作祭牲，大家义愤填膺，奋起抗争。儿童们便相约选定彝历鼠日出征鬼怪居所。在找毕摩先生测算吉日“史

诺”（彝族历法中每 11 天为一轮，第 11 天为“史诺”日，这天被定为“吉日”）后，大人要帮助孩子做好准备。事先通知村子里有儿童的人家，提前几天凑齐玉米或其他粮食，即便无孩子的人家，也要出一份食物，集中到村里大家认可的某一人家酿好醪糟酒或杂酒，以备活动时饮用。每户人家凑钱买一头猪或羊（毛色为黑色最好）作为牺牲备用。在家人的帮助下，将准备苕麻籽、燕麦粒或用玉米炒好作为干粮。孩子们找来细木竿或竹竿，削木为刀，编草为穗，插玉米芯做矛头，剥玉米皮当枪缨。“阿依蒙格”一般以一个自然村为单位举行，活动由本村落一位德高望重、子孙满堂的男性老人家“苏易”主持。到“史诺”这天，全村寨的人都不外出劳动，老人们凑在一起畅饮美酒，谈天说地，回味儿时的美好时光。儿童们一大早就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节日盛装，带上大刀、长矛、长剑、弓箭等各种“兵器”，背上炒好的麻籽和燕麦作为干粮，幼童由其父母带着，“全副武装”齐备后，从村寨四面八方汇集到选定地点集合，儿童们席地而坐，待毕摩为儿童们诵经驱邪后，儿童们用树枝和蒿枝搭建一个长约 3 米、宽约 2 米的简易茅草屋象征妖魔的“宫殿”，然后逐一不漏地分发军粮后，选定一位 30 岁以上命相旺的长者带队，组成一支讨鬼“大军”，向着寨子以北的“魔鬼屋”进发。行军途中，孩子们你追我赶，欢呼雀跃，扶助幼小，绝不让一人掉队，且所有的儿童都高举着武器，高呼着“尔哦一噢哦”的冲锋口号。要到鬼屋时，长者砍来蒿枝，刻上刻符（上边刻上刻符，有的刻七符，意为力量大；有的刻上九符，意为稳固牢靠），做成宣战书绑在箭上，射向“德布罗莫”，然后挥师“鬼屋”，向魔鬼宣战。行军将至“鬼屋”时，“阴阳两界使者（中间调解人）”得知孩子们前往鬼宅讨伐魔鬼，遂出来阻止，向孩子们解释鬼怪们已全都到“德布罗莫”去了，劝孩子们回家。孩子们群情激奋，不听调解，继续马不停蹄地冲到鬼屋面前，轰击守屋孤鬼，向守屋妖魔发出通牒：

“你们作为‘石穆玛哈’（鬼域）的神君，理当造福万民，可你们却作恶多端，涂炭生灵，散布各种伤寒疾病、天花麻疹、感冒咳嗽，使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从今以后，是不是还要撒布伤寒疾病呢？是不是还要飞播天花麻疹呢？是不是还要传染感冒咳嗽呢？否则，我们‘石穆穆基’（人间）的孩子们就要誓师讨伐了！”充当魔鬼的人立即答道：“不了，不了，再也不敢了。从今以后，疾病伤寒也没有了，天花麻疹也没有了，感冒咳嗽也没有了，以前有过的，今后都没有了，再没有了。”

守屋孤鬼寡不敌众，并把“鬼屋”抛下，立即朝德布洛莫方向逃之夭夭，孩子们撵走守屋孤鬼后，一起围着“鬼屋”朝左转三圈，向右转三圈，向魔鬼示威游行，然后枪刺鬼屋、刀砍鬼宅、箭射“鬼屋”（弓箭男女孩均可背）最后点燃了鬼屋，焚烧魔宫，看见火起，群起呐喊，奋勇而上，挥“刀”舞“矛”，年幼的孩子由父母抱着参与行动，一鼓作气捣毁“鬼屋”并将其烧毁，将兵器插入“鬼屋”的灰燃，彻底打败“鬼神”，让魔鬼无家可归，再也没有能力在人间作祟。凯旋而归的孩子们回到聚会地点，由毕摩主持盟咒魔鬼仪式，毕摩用白毛公鸡或白羊、扫帚和一只草鞋，绕孩子们一周祛邪后，将鸡宰杀，把鸡头、鸡翅、鸡爪和鸡毛连同扫帚、烂草鞋等系挂在向北方位的路旁树上，以示警告“鬼神”永不再猖獗，一去不回头，否则将得到鸡一样的下场。据说，之后诅咒产生了效果，鬼怪们此后就被永远禁居在“德布罗”，不再到人间传播瘟疫。最后，凯旋回村的孩子们，举行庆功宴，大人们将买好的猪或羊绕着孩子们，按顺时针方向转九圈，同时口诵祝咒之辞，咒诵完后杀猪宰羊，摆上甜酒或杂酒，分食荞粑、醪糟酒，以示庆功。大人们烧煮猪羊肉间隙，孩子们还组织一些摔跤、抓石子比赛等游戏活动，等肉烧熟后，所有儿童欢聚在一起，分吃猪羊肉，共饮甜酒，欢庆胜利，预祝此年无病无灾，身体健康，遇事顺利。因故没能参加“阿依蒙格”的孩子，其家属要派代表参加，并把干粮、甜酒和猪羊肉带回家，务必让未到者尝到，使其在这一年吉祥安康。活动结束后，孩子们还将大刀、长矛和弓箭，插在回家的半路上或插在房前屋后，以防魔鬼再来。从此，彝族就在每年鼠月的“史诺”日举行“阿依蒙格”，后来逐渐演变为凉山彝族义诺地区抵御瘟疫疾病的儿童禳灾节。因此，彝族村寨一旦得知寨外有流行传染疾病，就立即请毕摩卜“实诺”日，举行“阿依蒙格”仪式活动，以保孩子无灾无祸、健康平安。

三、“阿依蒙格”习俗功能

（一）群体团结的精神纽带。节日是民族历史和文明的产物，它以其独特的民众文化情结融会成民族之魂和精神，并作为集体意识渗入到人类的血液之中，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规范着人类的心理和行为。“阿依蒙格”集彝族宗教信仰、民俗、游艺竞技为一体，是儿童共谋战胜魔怪后一场节日狂欢活动，是人们对节日生活神圣感的寻求与营造，仪式名义上是儿童为主体的聚会，但仪式活动范围遍及整个村落，活动不分等级、不论性别、不管大小，大家都积极参与，参与者有带孩子去参加，有的为仪式活动服务，也有的去共享醪糟酒。仪式呈现的是集体赶走鬼的娱乐气氛，隐藏活动背后具有人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这种

从孩子聚会的群体关系圈扩大到村落范围的地缘关系圈中的娱神娱人的节俗活动，吸引更多儿童和村民加入尽情狂欢，在欢庆的氛围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拉近不同家支族群的心理距离，强化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维系着乡土社会族群认同，使彝族社会内部群体更加团结，家族社会得以巩固，村落凝聚力得到增强，地方社会趋于和谐。

（二）族群认同的文化符号。不同的团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记忆，许多群体都会创造、保存与强化各群体的集体记忆。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阿依蒙格”蕴含着辟邪禳灾、祈福避祸等深厚的文化意蕴，是彝族共同历史记忆的载体，是民众信仰的具象化。作为一种具有社会价值的话语系统和符号意义的儿童集体行为表达仪式，活动较为严格地遵循着一套仪式流程，仪式过程有着特定的目的性与指向性，通过声势浩大罚神仪式的营造来强化禳解仪式的神圣性，满足了彝族社会民俗传承中以群体活动祝愿平安的社会心理，既安顿个体精神，也建构社区传统同在的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价值，维系着彝族乡土社会族群文化认同。如举行“阿依蒙格”仪式活动，在儿童聚会日前，要测定吉日、凑粮酿酒、凑钱买牲、制作“武器”等，之后聚集儿童、搭建魔宫、分享军粮、向鬼宣战、进军“鬼屋”、轰击守屋孤鬼、示威游行、焚毁鬼屋、盟咒魔鬼、祭送祭牲、宰杀祭牲、祛病防疫、分享烧肉及甜酒等仪式活动流程。这种从小孩到大人群体性人员的积极遵循的仪式范式，使孩子们对本民族传统和文化信仰具有更直观的了解，为逐渐淡化彝族传统文化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文化范本，彰显和传承了本民族文化。

（三）心灵困境的现实关照。彝族由于认识的局限，面对自然灾害的无能为力，只有求助于神灵，祈望借助神灵力量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为此，彝人凭自己的信仰，在彝历属鼠日期间，建构了一个战胜魔鬼的节日狂欢文化空间，逐渐形成了彝族北方方言地区以驱鬼、辟邪、防范疾病为主要内容的“阿依蒙格”儿童禳解仪式。“阿依蒙格”密切联系着村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满足着村民的情感诉求。因此，很多村民认为过了“阿依蒙格”，大家才能安心。节日期间，全村人停止一切生产活动，共同参加欢度。人们通过“阿依蒙格”仪式里人神之间的较量来寻求人神之间和谐状态而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达到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祥和安宁，有意识地表达了自身的心理诉求与文化期待，摆脱心灵困境和精神桎梏，获得心理安适和满足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达到超然旷达的心境。

（四）品质培养的传承载体。“一切传统只有在对今天或者未来具有重要意义时，它才获得价值”。“阿依蒙格”是众多彝族节日中，现存仅有的唯一一个以儿童为轴心的节日，其主要目的是祛病防疫，保佑儿童健康安宁，但又寓教于乐，客观上是在仪式中对孩子们进行品质教育的良好载体，其价值意义独树一帜。一是“阿依蒙格”培养孩子们勇于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品格。当孩子们手刀、枪、弓箭等武器，勇猛地冲向象征邪恶势力的鬼屋，将“鬼屋”捣烂、焚毁，使他们知道与妖魔鬼怪作斗争可以得到幸福安康，培养他们恶如仇的优秀品质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二是“阿依蒙格”培养了儿童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仪式开始前，孩子们在长者的指导下，稍大的儿童带领孩子们砍来树枝，割来蒿草，集体搭建“鬼屋”。仪式高潮时，由较大的儿童带队，一起冲向“鬼屋”，共同捣毁魔鬼老巢。在这些活动中，儿童们各负其责又相互照应，绝不让一个小孩掉队，培养了他们团结斗争的集体主义精神。三是“阿依蒙格”还注重培养儿童光明磊落的行事作风。“阿依蒙格”这一天，儿童们集中向魔鬼正面“宣战”为荣，忌讳从背后偷袭、搞阴谋诡计为耻。它从活动乐趣中，让孩子们感受到光明做人、正大行事的作风。五是“阿依蒙格”反应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彝族有强烈的男尊女卑思想，但在“阿依蒙格”里，女孩们同样拿起大刀和弓箭，与男孩们并肩作战，这对培养儿童男女两性平等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教育引导作用。

（五）学术研究参考的范本。“阿依蒙格”作为典型的儿童节民俗活动，历经漫长的历史延续和变迁，传承过程久远，影响深广，底蕴厚重，囊括了丰富的地域性民俗事项，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彝族民众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民俗活态遗存，对研究彝族历史文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外，“阿依蒙格”还承载着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习俗、歌舞礼乐、游艺竞技等诸多民俗事项，对研究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阿依蒙格”传承保护

（一）“阿依蒙格”传承现状

彝族“阿依蒙格”儿童节曾广泛流传于今四川大小凉山西昌市、雷波县、美姑县、布拖县、昭觉县、普格县、金阳县、盐源县、德昌县、甘洛县、会理县、会东县、宁南县、喜德县、冕宁县、越西县、木里县及云南省丽江地区的宁蒍彝族自治县、昭通地区的巧家县、永善县，乐山地区的峨边县、马边县、金口河区，雅安地区的石棉县，甘孜州的九龙县，攀枝花市的米易县、盐边县等彝语北方方言地区。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经济的开始转型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以前举行状况之盛，仪式活动隆重的“阿依蒙格”活动习俗出现传承危机，日渐式微，仅在凉山雷波县、美姑县等边远高寒少数民族地区，还较为完整地保留着“阿依蒙格”的传统，其他地区已逐渐消亡，越来越少见。特别是随着城镇化的加剧，母语的丢失，“阿依蒙格”因时间的流逝，很多地区不复存在或渐渐被人们所遗忘，其名称也很少有人提及，节日习俗内涵也在不断淡化和消亡，很多孩子已逐渐不明白其所代表的具体意义和节日心境，很多彝村春天里已难以看到孩子们团结协作战胜妖魔鬼怪后的欢呼雀跃，孩子心中无比期待的日子，逐渐成为了人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味而悄悄失落在春天的记忆里。“阿依蒙格”没有世代相承的传承谱系，仅以集体仪式活动的形式传承延续，一旦绝迹，成为无法弥补的缺憾。当前加强传承保护刻不容缓。

（二）“阿依蒙格”保护策略

民众的文化逻辑主要不是靠概念、文字来演绎，而是一个以仪式习惯类活动为表象，用象征手法编制而成的文化体系。凉山雷波县境内的瓦岗、卡哈洛、莫红、上田坝、西宁、谷堆乡等地，由于注重传承祖辈的文化传统，人文底蕴深厚，群众传承基础好，“阿依蒙格”原始古朴的民俗传统保存较为完整，特别是该县有曲比、曲莫、吉克、革卢、阿卓、约其等彝族世袭家族长期世代居住于此，每年春节也要择日举行“阿依蒙格”，是至今还完整保留并传承“阿依蒙格”的地区。“阿依蒙格”大都由本村落男性“苏易”（德高望重之人）、毕摩（彝族祭师、彝族文化传承人）、德古（能说会道、民间调解纠纷人）、苏尼（彝族巫师）、传承人主持进行，他们承载着村落的地方性知识，熟知并严格地尊崇着仪式规范，在村落中享有绝对仪式权威，是仪式传承的主导力量和护卫者。在中国，自2009年国家将传统节日纳入法定节假日时，传统节日复兴的问题就成为了官方与大众博弈的文化把手。据调查，最近几年，雷波县加快推进彝族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变战略进程，着力推动“阿依蒙格”儿童节成为提升当地形象、展现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大了“阿依蒙格”传承人的支持保护力度，涌现出了一批在仪式活动中谙悉仪式内容、经常组织仪式活动的传承人，使这种村落地方性知识相沿承袭，不断承继。如雷波县传承人曲比尔格（彝族，男，68岁，沙马曲比家族毕摩，“阿依蒙格”世袭主持人，曾上2016央视10台《彝问》“阿依蒙格”仪式表演）、阿作冷日（彝族，男，48岁，“阿依蒙格”主持人，彝族苏尼）、阿作地白（阿作地白，彝族，男，70岁，“阿依蒙格”主持人，著名民间调解人）、吉侯达席（彝族，男，68岁，“阿依蒙格”省级传承人）、马曲且（彝族，男，60岁，“阿依蒙格”省级传承人）等传承人对“阿依蒙格”的历史渊源、神话传说及古老仪式等进行完整延续相传，实属罕见。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如果体察不到人们对于节日生活的圣神感的寻求与营造，体悟不到人们在节日仪式中寄寓的情感交流与文化认同，所谓的文化保护也将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当前，彝族北方方言“阿依蒙格”流传地区，应主动顺应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的要求，积极普查记录“阿依蒙格”仪式活动流程，多渠道收集文字、视频和图片等资料，建立“阿依蒙格”遗产数据库永久保存，将人们的情感记忆流传于后世。还应整理编辑《彝族“阿依蒙格”传说故事集》和《彝族“阿依蒙格”研究论文集》等文本，保护“阿依蒙格”原生态文化内涵。同时，鼓励和倡导代表性传承人开展“阿依蒙格”仪式传承活动，让村民获得“阿依蒙格”传统节日文化的亲近感，增强传承保护意识。此外，为更好地传承“阿依蒙格”，“阿依蒙格”流传地区应以人类学影像记录的方式，选择传承基础良好的田野点对习俗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传承现状、仪式活动等，从始至终进行实地全景式跟踪拍摄外，还应采用典型事件拍摄的手法，注意兼顾不同年龄段、性别和社会角色的访谈对象，具体对“阿依蒙格”仪式活动常态，实时进行微观“特写”，深入立体地展现“阿依蒙格”深层文化内涵，丰富“阿依蒙格”的纪实表达，尽可能以影像的形式留下详实、饱满丰富的文字和视频资料，比较全面地展现彝族“阿依蒙格”儿童节的景象，抢救性复原保留“阿依蒙格”原生态的民俗基因，为“阿依蒙格”的研究、传承和保护提供珍贵的影像资料，使“阿依蒙格”千年文化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在传承中焕发着地域文化的光彩。

结 语

节日是承载一系列地方性知识以及民众记忆的重要工具，期间的各项民俗活动则是张扬其本身内涵及地方性色彩的生活方式，以及主要途径。“阿依蒙格”是彝族村落在当代发展语境下共同贮存古老文化的一种集体记忆，凝聚并承载着彝族民众对过去童年生活的回味及久远的集体记忆和精神诉求。在历史的衍变中，随着“阿依蒙格”传承地域缩减、传承人不断辞世，日渐式微。当前，应以凉山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为契机，从文化生态实践出发，加强节日主体神圣性参与体验、节日传统内涵深度挖掘和世俗性诉求满足并重，促进节日文化传承发展，使逐渐处于衰歇状态的传统文化重新实现传承回归，不断强化和维系彝区社会变迁中的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为彝区村民文化调适提供精神依托，使“阿依蒙格”世代相传，不绝如缕，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是实现“阿依蒙格”传统节日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 ① 张翠霞. “七月十四”中元节民俗活动及其文化阐释[A]. 节日研究[C]. 泰山出版社. 2012.
- ② 邓苗. 庙会与节日文化遗产传承. 节日研究. 泰山出版社[A] . 节日研究[C]. 泰山出版社. 2012.
- ③ 郭凌燕. 仪式的变迁与地方社会的构建[A]. 节日研究[C]. 泰山出版社. 2012.
- ④ 苟志孝, 陈创. 从符号的观点看——一种关于社会文化现象的符号学阐释[M].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191.
- ⑤ 王明河.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50-360.
- ⑥ 刘魁立. 中国节典·四大传统节日·序言[M].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6.
- ⑦ 刘铁梁. 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
- ⑧ 耿波. 从过节到春节[A] . 节日研究[C]. 泰山出版社, 2012.
- ⑨ 景俊美. 节日中的情感诉求与精神旨趣[A] . 节日研究[C]. 泰山出版社, 2012.
- ⑩ 张士闪, 耿波. 中国艺术民俗学[M].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